



代，我無由親聆，只能從長輩口耳相傳的故事裡摸索探尋；也許是一具具屍體，遍地的臟腑等待縫合的針線；也許是斷臂殘肢零零落落地棲息於屋簷下、田壟間、掛在相思樹梢；或者，只是一滴母親不忍的淚水，愈是抱緊懷中啼泣的孩子，愈感到無助而撲簌掉下來。無聲、有聲，不祥的命運變為遺傳的基因，我還沒學會張望，就先懂得了恐懼。

哦！今天是單號。太陽下山，月娘緩緩爬上來，一只皎潔白玉盤，晚飯的炊煙正濃，星光耀耀，如灶底燃燒的柴火被撩撥起來，闌寂無聲的天空靜靜等待遠方陌生的來客。一個不受歡迎的闖入者，帶給我童年額外的一餐驚愕。幼嫩的心靈，剛剛揹著書包，蜿蜒由濱海的小路從學校走回家，怎又要上學了呢？群鳥歸巢，防空洞在等我。這沉重的課外作業，如何承受呢？

砲火在天外燃燒，厚厚的水泥牆把我監禁得很安全。沒事沒事，慣性的恐懼，因經驗的積累，變得鬆懈。當你相信不致於撞上命中的一劫，開始受不住引誘了，便將所有的感覺，從黝暗的洞穴拉出來。不怕不怕，惶恐的眼珠好奇地張望搜索，夜幕低垂，啊甚麼也沒看到。北斗在東，斗杓朝我，雲淡如紙的夏天夜晚，我學著兄長躺在屋頂上，彷彿一夜間長大了。颼颼穿過耳膜的砲彈，行止如儀：最初是明亮的音響，刺破氣層的推阻，聲拔、亢奮，曲繞的急張漸漸高漸渺，向漠漠茫茫；忽然將盡未盡之際，一個大逆轉，轟然一聲低沉的劇響，震動、迴盪在四野。滿天翱翔的宣傳單，像紙摺的夜衆飄飄散了一地。不設防的天空啊使我驚覺，無遮無蓋的這島嶼，需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在活下去。遠遠近近的回音，慢慢向我私秘的悲傷圍攏過來。在每一個可能負傷的夜晚，我儘量不想，然而彌天覆地的疑團，還是把我推向危險的成長路上。

死亡的陰影愈靠愈近：昨日我還興高采烈欣賞電影的戲院，今晚被炸開了一個大洞，一顆砲彈盲目啣走了一條生命，單日晚間的娛樂，從此不包括電影；王爺廟前，議論紛紛的鎮民，正圍著一灘血，爭辯地上的殘餘是不是腦髓；前街哀嚎的阿嫂，剛剛變做寡婦，她丈夫的頭，據說被削成一粒球，從納涼的庭院滾過門檻。無數個黑色的夜晚，被紅色天氣攪出詭譎的氣味，久久不散。而不信邪的人，依然故我，散步、聊天、工作，是曠達呢或者已經麻木？不管怎樣，裡面總是暗藏著對死神的蔑視，而心硬腸冷，其實多少說不出的苦衷啊。

也許還不到樂天知命的時候吧，我總是擔心磚牆瓦蓋的老厝，不堪砲彈掀頂一吼，灰飛煙滅也就認了，將生命陪葬在熱燙燙的裂殼碎片中，委實太不值得。尤其當碎片清清脆脆擦過屋頂，砸掉了鳥榕盆景的一角，就落在我家的天井，近在伸手可及的地方；連恐懼都來不及想，我拚命衝到防空洞口前，啊微微細細的燭光、人影，看見一個安全的掩蔽是多麼地歡喜！既然我們手無寸鐵，也找不到推轉命運之磨的風車，這唯一的搏鬥方式，就只能儘量地躲藏，用如此卑微的本能，去對抗無邊無際的黑暗了。有用嗎忿怒？在砲聲壓縮得特別密集時刻，那驚雷破柱的聲勢，接二連三，震耳欲聾，心，被撼震得只見零零的樹幹，搖搖欲墜。只賸下相依取暖的人，在防空洞中，介乎嬰兒索乳的宏亮哭啼和驚魂甫定的喘息聲裡，夾雜著一些些愀怨的眼神，突然因發現熟識的鄰居也在這裡，而露出活著的光。我們彼此盯探，無奈、等待，在這無告的宿命，中裏傷忍辱，允許時間做我們唯一的解藥，依靠一種渺茫未知的嚮往，掙扎求存。

還記得那個深冬的夜晚，我正用熱水浸泡腳上的凍瘡，忽然哥哥以急切的語調對我說：美國要和我們斷交了。還在

讀園中的我，懵懵懂懂，只隱約感到世事風雲變幻。然而據說，後來證實真有這回事，對岸要停止砲擊了。三十年來的轟轟轟，終於在一紙約定外的特別宣言裡宣告結束，卻也帶給我更多更大的迷惑。長期被張網禁錮的夜空，確是先被解放了，沒有虎視眈眈的砲聲威凌侵逼不好嗎？問題繼續追究下去，砲聲便不再是單純的砲聲了。新奇的經驗從不同的流向漂進腦海，許多習焉不察的名目，譬如國際政治瓜葛、歷史的舊恨新仇等等，一一從平躺的字面跳出、站起，一方方凸凹可觸的立體鉛字，具象而切身，我恍然有所領悟；每逢友邦的大人物慕名參觀我們小小的島嶼，彼岸砲火也就前前後後密密麻麻跟著來拜訪，原來是這樣啊。

天地如蛇，固態的習慣反應，加速流動了起來，種種糾纏的情緒，矛盾的思結，把我引向一個更高的層次。然而我發現：自己貧乏的知識，終究無法支撐那麼龐大的事物，疲憊的身心更像是展覽會場的恐龍化石，在地震扭絞後，骨架摔成粉末不著地的飛颺，啊好輕。不堪折磨的青春，抖翼斜飛，料峭風寒，迎面襲來，繽紛萬象盡在推移流轉，我惶恐，我失落，我渴望，我堅持不放棄。

許多年以後，再次駐足時間的長河，流啊左右，風聲兩岸依舊，一葉扁舟漾漾朝自我追尋的水聲航去。我想到我從不曾閃過的：不是方向、仰度、炸高、射角的問題，這些我都知道；而是砲彈，砲彈從對岸飛來的理由呢？老師曾教導我們，檢到傳單不要亂看。我們都非常聽話，把它交到老師或村里公所那邊。只不過偶爾仍會好奇，這輕飄飄的形質搭載著那麼沉重的翅膀，究竟在寫些什麼東西？彷彿他們這麼認為，那彈道是一條臍帶，因而印製精美的彩色宣傳單，從大慶油田、鞍山鋼鐵廠、到上海紡織廠女工富足安康的美滿生活，都滿載祖國的甘霖一樣從天而降，信誓旦旦要早日解除我們的苦旱。可是豪雨是會成災的，何況那傳單最怕泥濘，真正下雨時，砲彈都自動休假了。彷彿我們生存的世界一向是如此渾沌曖昧，多少美麗的蝶羽，斑斕不可逼視，幾番風雨，不是淪落塵泥，就飛成博物館裡動彈不得的姿勢，多詭異的變形啊，滄桑兩字能道得盡嗎？

有時我感覺自己像砲彈落地時炸開的坑洞，但風沙泥雨總是很快將它填平。因為最悲慘的噩運，只發生在別人身上，而我仍然活著。千瘡百孔的土地，斑斑彈痕的屋宇，傾圮的家園，回不來的離鄉遊子啊，相形之下，我的受難史不過是蚊蠅叮咬的小小干擾，瘦得不盈一握。而太武山下的戰士公墓，躺著一批批回不去的異鄉孤魂，一種拗硬難嚼的姿態，肅穆蕭森，我的心為此凝重，像翻倒的墨水，暈染、滴透了思維，掉進整座血池紅與黑。當我渾融介入他人的感受，無論是瑰瑩、愛憐或憂愁，只有這時候，我生命的起居注裡，才真正開始有一絲絲亮麗的書寫，是關於人世酸辛的醒覺，在骨血相通匯流的體驗裡。

世態變幻無常，歷史的狂草疾書，往往是墨濡未乾，筆鋒一逗一轉，人間又換了新樣。白雲蒼狗，叫人心驚膽跳，有時不免於幻滅之苦。那相濡以沫的哀矜之情，縱不能使誰超拔於泥塗，悽愴的心靈畢竟有所安慰。然而可悲亦復可笑的是：人類的愚蠢天性中，與他人同情共感的能力，似乎欠缺開挖。心靈的窗口，被私自包圍得密不透風，輻射外放的腦波一波接著一波，漠漠然，只懂得強迫別人接受，單向的發射器到處巍巍聳立，看似群峰插天、奔流競秀，其實不過孤獨的喃喃自語罷了。於是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朋友，幽草澗邊生，我們的成長經驗，是一種特殊的情境，像行立坐臥於

斯的土地，石頭想說開不了口，這深沉悲哀誰懂呢？天邊孤島的故鄉，像拔河對抗賽中被拉得扯緊的繩索，痛呼、呼痛，只有自己知道、自我解嘲嗎？

摸索你的願望，想像走進遊行隊伍的你，帶著些抗議或請願，面對無數質疑兼且陌生的眼神，啊請誰為我們想一想：不是站在歌舞昇平的地方；請緊緊靠近我，將生命的海岸延伸到砲彈的有效射程內，發現那煙硝、炸點、如刀的銅片它所伴隨的一切？輕撫你交給我的這把刀，彷彿站在記取和遺忘的邊界，斗室孤燈下，依稀白光一閃，沉沉黑夜如膠卷底片，那紅嘴唇的砲彈不停按下的快門，正在我的暗房中沖洗，什麼樣的顯影呢我不清楚。是無名無言的犧牲奉獻，即將輾轉成泥，任人踐踏嗎？走進記憶中被鑿開的窟窿，我不禁想起你昔日的詩句：砲聲已逐漸遠離、冷去，迷離的故園啊，像城隍廟口元宵的燈謎，拆開來，是不可凌辱的土地。逐漸冷去的砲聲，不可凌辱的土地！